水滸傳（70回本)/第5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上一回

水滸傳（70回本)
第五十五回　吴用使时迁偷甲　汤隆赚徐宁上山
作者：施耐庵

下一回

【总批 ：盖耐庵当时之才，吾直无以知其际也。其忽然写一豪杰，即居然豪杰也；其忽然写一奸雄，即又居然奸雄也；甚至忽然写一淫妇，即居然淫妇。今此篇写一偷儿，即又居然偷儿也。人亦有言：非圣人不知圣人。然则非豪杰不知豪杰，非奸雄不知奸雄也。耐庵写豪杰，居然豪杰，然则耐庵之为豪杰可无疑也。独怪耐庵写奸雄，又居然奸雄，则是耐庵之为奸雄又无疑也。虽然，吾疑之矣。夫豪杰必有奸雄之才，奸雄必有豪杰之气；以豪杰兼奸雄，以奸雄兼豪杰，以拟耐庵，容当有之。若夫耐庵之非淫妇、偷儿，断断然也。今观其写淫妇居然淫妇，写偷儿居然偷儿，则又何也？噫噫。吾知之矣！非淫妇定不知淫妇，非偷儿定不知偷儿也。谓耐庵非淫妇非偷儿者，此自是未临文之耐庵耳。夫当其未也，则岂惟耐庵非淫妇，即彼淫妇亦实非淫妇；岂惟耐庵非偷儿，即彼偷儿亦实非偷儿。经曰：“ 不见可欲，其心不乱。 ”群天下之族，莫非王者之民也。若夫既动心而为淫妇，既动心而为偷儿，则岂惟淫妇偷儿而已。惟耐庵于三寸之笔，一幅之纸之间，实亲动心而为淫妇，亲动心而为偷儿。既已动心，则均矣，又安辩泚笔点墨之非人马通奸，泚笔点墨之非飞檐走壁耶？经曰：“ 因缘和合，无法不有。 ”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汲法，偷儿无印板做贼法，才子亦无印板做文字法也。因缘生法，一切具足。

是故龙树著书，以破因缘品而弁其篇，盖深恶因缘；而耐庵作《水浒》一传，直以因缘生法，为其文字总持，是深达因缘也。夫深达因缘之人，则岂惟非淫妇也，非偷儿

也，亦复非奸雄也，非豪杰也。何也？写豪杰、奸雄之时，其文亦随因缘而起，则是耐庵固无与也。或问曰：然则耐庵何如人也？曰：才子也。何以谓之才子也？曰：彼固宿讲于龙树之学者也。讲于龙树之学，则菩萨也。菩萨也者，真能格物致知者也。

读此批也，其于自治也，必能畏因缘。畏因缘者，是学为圣人之法也。

传称“戒慎不睹，恐惧不闻”是也。其于治人也，必能不念恶。不念恶者，是圣人忠恕之道也。传称“王道平平，王道荡荡”是也。天下而不乏圣人之徒，其必有以教我也。

此篇文字变动，又是一样笔法。如：欲破马，忽赚枪；欲赚枪，忽偷甲。

由马生枪，由枪生甲，一也。呼廷既有马，又有炮，徐宁亦便既有枪，又有甲。呼延马虽未破，炮先为山泊所得；徐宁亦便枪虽未教，甲先为山泊所得，二也。赞呼延踢雪骓时，凡用两“那马”句，赞徐宁赛唐猊时，亦便用两“那副甲”句，三也。徐家祖传枪法，汤家却祖传枪样；二“祖传”字对起，便忽然从意外另生出一祖传甲来，四也。于三回之前，遥遥先插铁匠，已称奇绝；却不知已又于数十回之前，遥遥先插铁匠，五也。

写时迁人徐守家，已是更余，而徐宁夫妻偏不便睡；写徐宁夫妻睡后，已入二更余，而时迁偏不便偷。所以者何？盖制题以构文也。不构文而仅求了题，然则何如并不制题之为愈也。

前文写朱仝家眷，忽然添出令郎二字者，所以反衬知府舐犊之情也。此篇写徐宁夫妻，忽然又添出一六七岁孩子者，所以表徐氏之有后，而先世留下镇家之甲定不肯漫然轻弃于人也。作文向闲处设色，惟毛诗及史迁有之，耐庵真正才子，故能窃用其法也。

写时迁一夜所听说话，是家常语，是恩爱语，是主人语，是使女语，是楼上语，是寒夜语，是当家语，是贪睡语。句句中间有眼，两头有棱，辨只死写几句而已。

写徐家楼上夫妻两个说话，却接连写两夜，妙绝，奇绝！

汤隆、徐宁互说红羊皮匣子，徐宁忽向内里增一句云：“里面又用香绵裹住。”汤

隆便忽向外面增一句云：“ 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绿云头如意，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？ ”只“ 红羊皮匣子 ”五字，何意其中又有此两番色泽。

知此法者，赋海欲得万言，固不难也。

由东京至山泊，其为道里不少，便分出三段赚法来，妙不可言。

正赚徐宁时，只用空红羊皮匣子；及嫌过徐宁后，却反两用雁翎砌就圈金赛唐猊甲。实者虚之，虚者实之，真神掀鬼踢之文也。】

话说当时汤隆对众头领说道：“ 小可是祖代打造军器为生。先父因此艺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，得做延安知寨。先朝曾用这‘ 连环甲马 ’取胜。欲破阵时，须用‘ 钩镰枪 ’可破。汤隆祖传已有画样在此，若要打造，便可下手。【未有枪法，已有枪样，未有教枪人，先有打枪手，又是一样出题法。○枪法祖传，枪样亦祖传，下因别生出一样祖传宝贝来，妙绝。】汤隆虽是会打，却不会使。【忽然一擒，忽然一纵，笔势变动。】若要会使的人，只除非是我那个姑舅哥哥。【不必姑舅哥哥也，先写是姑舅哥哥者，为便于得知藏甲之处也。】会使这钩镰枪法，只有他一个教头。他家祖传习学，不教外人。【此三句见非徐宁不可。】或是马上，或是步行，都有法则；【此三句见非教使不可。】端的使动，神出鬼没！ ”【一个人赞。】说言未了，林冲问道：“ 莫不是见做金枪班教师徐宁？ ”【汤隆称叹半日，却忽然换林冲口出其名字，虽为东京二字关锁，然文势亦极为动也。】汤隆应道：“ 正是此人。 ”林冲道：“ 你不说起，我也忘了。这徐宁的‘ 金枪法，’【先衬一句作宾。】‘ 钩镰枪法，’【次出主。○汤隆独赞钩镰者，为破呼延计也；林冲并赞金枪者，为识徐宁注也。】端的是天下独步。在京师时与我相会，较量武艺，彼此相敬相爱；【又一个人赞。○不惟赞徐宁，兼复自赞矣，妙笔。】只是如何能 够得他上山？ ”汤隆道：“ 徐宁祖传一件宝贝，【徐既祖传他法，汤又祖传枪样，则破呼延固必用钩镰，而教钩镰固必赚徐宁矣。今便就两上祖传上，再生出一个祖传来，成此一篇绝妙奇文，则真正凭空结撰之才也。】世上无对，乃是镇家之宝。汤隆比时曾随先父知寨往东京视探姑母时，多曾见来，是一副雁翎砌就圈金甲，【写得活现。○上是眼见，下是耳闻，妙绝。】这副甲，【一句这副甲。○赞踢雪乌骓时，用两那马句；赞雁翎金甲时，用两这甲句，各成异样花色。】披在身上，又轻又稳，【四字写出一副妙甲来。○轻是甲之材，稳是甲之德。】刀剑箭矢急不能透；【此句补赞入上四字内。】人都唤做‘ 赛唐猊。 ’ ”【名色奇妙。】多有贵公子要求一见，造次不肯与人看。【此句既显徐宁极爱，又显汤隆独知。】这副甲【又一句这副甲。】是他的性命；【五字写

爱甲入神，然正为追贼作地也。】用一个皮匣子盛著，直挂在卧房梁上。【非姑舅兄弟，何从得知？】若是先对付得他这副甲来时，不由他不到这里。”

吴用道：“若是如此，何难之有？放著有高手弟兄在此。【耐庵用人之法如此。】今次却用著鼓上蚤时迁去走一遭。”时迁随即应道：“只怕无此一物在彼；若端的有时，好歹定要取了来。”汤隆说：“你若盗得甲来，我便包办赚他上山。”宋江问道：“你如何去赚他上山？”汤隆去宋江耳边低低说了数句。宋江笑道：“此计大妙！”吴学究道：“再用得三个人，同上京走一遭。一个到东京收买烟火药料并炮内用的药材，【百忙中忽然插出别事，妙笔。】两个去取凌统领家老小。”【妙笔。】彭圦见了，便起身禀道：“若得一人到颍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，实拜成全之德。”【上文百忙中忽然插出二事，虽与偷甲无涉，然犹是东京顺带之事。或此句则并不关东京矣，亦就百忙中一齐插出，不惟妙笔，真奇笔也。】宋江便道：“团练放心。便请二位修书，小可自教人去。”便喊杨林可将金银书信，带领伴当，前往颍州取彭圦将军老小；薛永扮作使枪棒卖药的，往东京取凌统领老小；李云扮作客商，同往东京收买烟火药料等物；乐和随汤隆同行，又挈薛永往来作伴；一面先送时迁下山去了。【看他写众人起身，又分作三次，不肯作一率笔。】次后且叫汤隆打起一把钩镰枪做样，【入下偷甲文既毕，即徐宁已到山寨矣，打枪安顿此处，妙绝。】却教雷横提调监督。【新铁匠下又陪出一旧铁匠，奇不可言。○倒插铁匠于三回之前，已谓奇不可言，又岂知先已倒插一位于数十回之前耶？】——原来雷横祖上，也是打铁出身。再说汤隆打起钩镰枪样子教山寨里打造军器的照著样子打照，自有雷横提督，不在话下。

大寨做个送路筵席，当下杨林、薛永、李云、乐和、汤隆辞别下山去了。【第二番起身。】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来探听事情。【第三番起身。】这段话，一时难尽。

这里且说时迁【便用此等字法，妙。】离了梁山泊，身边藏了暗器，诸般行头，在路拖逦来到东京，投个客店安下了；次日，踅进城来，寻问金枪班教师徐宁家。有人指点道：“入得班门里，靠东第五家黑角子门便是。”【如画。】时迁转入班门里，【班门。】先看了前门；【前门。】次后踅来相了后门，【后门。】见是一带高墙，【墙。】墙里望见两间小巧楼屋，【楼。】侧首却是一根戗柱。【戗柱。○每欲画出一篇绝妙文字，必先向前文一一将应用字眼逐件排出，如棋家先列后着也。】时迁看了一回，又去街坊问道：“徐教师在家里么？”人应道：“直到晚方归家，五更便去内里随班。”【明日五更事，邻舍隔晚先说，便见不是捏凑之文。】时迁叫了“相扰，”且回客店里来，取了行头，藏在身边，分付店小二道：“我今夜多敢是不归，照管房中则个。”小二道：

“但放心自去，这里禁城地面，并无小人。”【劈面注射语，读之绝倒。○与瓦官寺和尚对鲁智深说：那里似个出家人，只像绿林中强盗一般，是一样文法。】

时迁再入到城里买了些晚饭吃了，却踅到金枪班徐宁家左右看时，没有一个好安身处。【入手忽作一跌，令人吃惊。】看看天色黑了，时迁捵入班门里面。【一层。】【眉批： 第一节，时迁捵入班门。】是夜，寒冬天色，却无月光。【不惟点出时景，亦复安放时迁一夜。】时迁看见土地庙后一株大柏树，便把两只腿夹定，一节节爬将树头顶上去，骑马儿坐在枝柯上，【又一层。】【眉批：第二节，时迁上树。】捎捎望时，只见徐宁归来，望家里去了。【只见如画。】只见班里两个人提著灯笼出来关门，把一把锁锁了，各自归家去了。【只见如画。○第一只见是主，第二只见是宾，第三只见宾主双亡。只此小小一段，便是妙绝之文。】早听得谯楼禁鼓，却转初更。【初更。】云寒星斗无光，露散霜花渐白。只见班里静悄悄地，【只见如画。只见徐宁归家，只见两人关门，只见静悄悄地。前两只见，是有所见；后一只见，是无所见。活画出做贼人眼中节次。】却从树上溜将下来，踅到徐宁后门边，从墙上下来，不费半点气力，爬将过去，【又一层。】【眉批：第三节，时迁下树，爬过墙伏厨外。】看里面时，却是个小小院子。时迁伏在厨房外张时，见厨房下灯明，两个娅嬛兀自收拾未了。【是收拾将了之辞，便省却徐宁夫妻吃晚饭一段也。】时迁却从戗柱上盘到膊风板边，【眉批： 第四节，时迁从戗柱上楼檐。】伏做一块儿，张那楼上时，见那金枪手徐宁和娘子对坐炉边向火，【写出寒景。】怀里抱著一个六七岁孩儿。【写出不是便睡光景，妙绝。○徐宁有儿妙。前朱仝有儿，所以能推知府爱子之心；此徐宁有儿，所以宝惜几世留传之甲也。】时迁看那卧房里时，见梁上果然有个大皮匣拴在上面；【指出正经题目。○张见皮匣是主，并张见弓箭、腰刀、衣服是宾。张见皮匣后，又必张见弓箭、腰刀、衣服者，多恐单写皮匣，便令房中寒俭也。○贼眼中无所不见，写来如画。】房门口挂著一副弓箭，一口腰刀；衣架上挂著各色衣服；【上张见皮匣是主，此又张见弓箭、腰刀，衣服，乃宾也。然亦活衬出内里随直装束来。】徐宁口里叫道：“梅香，你来与我折了衣服。”【上写弓箭、腰刀，衣服，只是陪伴皮匣，使不寂寞耳。此忽然便就三句内抽出衣服一句来，另自细细描写一通，以见本日真从内里随直出来。却又句句恰与匣中金甲先作映衬，别成异样色泽也。】下面一个娅嬛上来，就侧首春台上先折了一领柴绣圆领；【一。】又折一领官绿衬里袄子【二。】并下面五色花绣踢串，【三。】一个护项彩色锦帕，【四。】一条红绿结子并手帕一包；【五。】另用一个小黄帕儿，包著一条双獭尾荔枝金带；【六。○此六句与金甲映衬。】共放在包袱内，【此一句与皮匣映衬。】把来安在烘笼上。【此一句与梁上映衬。】时迁多看在眼里。【本为梁上匣中金甲而来，却反看了烘笼上包袱内许多衣服，做贼真有如此苦事。】

约至二更以后，【二更交三更。】徐宁收拾上床。娘子问道：“ 明日随值也不？ ”【妮妮如画。】徐宁道：“ 明日正是天子驾幸龙符宫，须用早起五更去伺候。 ”【不惟说明日出去必早之故，亦并说明日归来独迟这故矣。】娘子听了，便分付梅香道：“ 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随班；你们四更起来烧汤，安排点心。 ”【只一五更随直，街上邻舍先说，隔夜娘子又先说，妙绝。○向火弄儿、折衣服后，偏问此一段话，便令匆匆早睡有故。】时迁自付道：“ 眼见得梁上那个皮匣便是盛甲在里面。我若赶半夜下手便好。——倘若闹起将来，明日出不得城，却不误了大事？.....。且捱到五更里下手不迟。 ”【偏写作不便偷。○此篇是全副贼文章，故上写贼眼脑，此写贼心肝，后写贼手脚也。】听得徐宁夫妻两口儿上床睡，【一听得字。】两个娅嬛在房门外打铺。【若作一碍，令人吃惊。】房里桌上却点著碗灯。那五个人都睡著了。两个梅香一日伏侍到晚，精神困倦，鼾鼾打呼，【活画小儿女。】时迁溜下来，去身边取个芦管儿，就窗棂眼里，只一次，把那碗灯早吹灭了。【又一层。】【眉批：第五节，时迁溜至楼窗外。】

看看伏到四更左侧，【四更。】徐宁起来，便唤娅嬛起来烧汤。那两个使女从睡梦里起来，【活画小儿女。】看房里没了灯，叫道：“ 呵呀！今夜却没了灯！ ”徐宁道：“ 你不去后面讨灯等几时！ ”【极似下半句催促梅香，却不知上半句引逗时迁也，妙绝。】那个梅香开楼门下胡梯响。时迁听得，【二听得字。】却从柱上只一溜，来到后门边黑影里伏了。【又一层。】【眉批： 第六节，时迁仍从戗柱溜下伏后门外。】听得娅嬛正开后门出来便去开墙门，【三听得字。○只见他去开墙门，不知他去讨火，写得妙绝。】时迁却潜入厨房里，贴身在厨桌下。【又一层。】【眉批：第七节，时迁潜入厨房伏厨桌。】梅香讨了灯火入来，又去关门，【闲细之笔。】却来灶前烧火。这使女便也起来生炭火上楼去。【一上去。○又写出寒景。】多时汤滚，捧面汤上去，【二上去。】徐宁洗漱了，叫烫些热酒上来。【写出寒景。】娅嬛安排肉食炊饼上去，【三上去。○炭火上去，面汤上去，肉食上去，三上去字，都是厨桌下人分中语。】徐宁吃罢，叫把饭与外面当值的吃。【又有此闲细之笔。】时迁听得徐宁下来叫伴当吃了饭，背著包袱，拿了金枪出门。【四听得字。○二十四字句。】两个梅香点著灯送徐宁出去。【不惟时事如画，亦为遣开梅香，便于时迁入来耳。】时迁却从厨桌下出来，便上楼去，从橱子边直踅到梁上，却把身躯伏了。【又一层。】【眉批：第八节时迁上楼伏梁上。】两个娅嬛又关闭了门户，吹灭了灯火，【此是提灯。○细极。】上楼来，脱了衣裳，倒头便睡。【活画小儿女。】

时迁听得两个梅香睡著了，【五听得字。】在梁上把那芦管儿指灯一吹，那灯又早

灭了。时迁却从梁上轻轻解了皮匣。【又一层。】正要下来，徐宁的娘子觉来，听得响，【忽作险笔，令人吃惊。】叫梅香道：“ 梁上甚么响？ ”时迁做老鼠叫。【妙。】娅嬛道：“ 娘子不听得是老鼠叫？因厮打，这般响。 ”【小儿女贪睡怕冷不肯起来，便随口附会一句，真乃如画。】时迁就便学老鼠厮打，溜将下来；【反借此语而下，奇妙之极。】【眉批：第九节，时迁溜下梁来。】悄悄地开了楼门，款款地背著皮匣，下得胡梯，从里面直开到外面，【偷甲毕。】【眉批：第十节，时迁去了。】来到班门口，已自有那随班的人出门，四更便开了锁。【如此一段奇文，却将两头随班人下锁开锁作章法，奇绝。】时迁得了皮匣，从人队里，趁闹出去了；一口气奔出城外，到客店门前，此时天色未晓，敲开店门，去房里取出行李，拴束做一担儿挑了，计算还了脚钱，出离店肆，投东便走。

行到四十里外，方才去食店里打火做些饭吃，只见一个人也撞将入来。【写得突兀。】时迁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神行太保戴宗。见时迁已得了物，两个暗暗说了几句话。戴宗道：“ 我先将甲投山寨去；【妙妙。】你与汤隆慢慢地来。 ”时迁打开皮匣，取出那副雁翎锁子甲来，做一包袱包了；戴宗拴在身上，出了店门，作起“ 神行法， ”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时迁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担子上，【奇奇妙妙。】吃了饭食，还了打火钱，挑上担儿，出店门便走。到二十里路上，撞见汤隆，两个便入酒店里商量。汤隆道：“ 你只依我从这条路去。【妙妙。】但过路上酒店，饭店，客店，－－门上若见有白粉圈儿，【奇奇妙妙。】－－你便可就在那店里买酒买肉吃；客店之中，就便安歇；特地把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头，【奇奇妙妙。】离此间一程外等我。 ”【奇奇妙妙。】时迁依计去了。汤隆慢慢的吃了一回酒，却投东京城里来。

且说徐宁家里，天明，两个娅嬛起来，只见楼门也开了，下面中门大间都不开；慌忙家里看时，一应物件都有。【写得变动。】两个娅嬛上楼来对娘子说道：“ 不知怎的，门户都开了！——却不曾失了物件。 ”娘子便道：【便道者，不起身而道也。一写不曾失物，一写寒天懒起，的的如画。】“ 五更里，听得梁上响，你说是老鼠厮打；你且看那皮匣子没甚事么？ ”【何遽便及皮匣？故从五更鼠打而入，妙妙。不更作俄延，竟瞥然而入，妙妙。】两个娅嬛看了，只叫得苦：“ 皮匣子不知那里去了！ ”那娘子听了，慌忙起来，【听得不曾失物，且卧而不起；听得不见皮匣，便慌忙起来。只一娘子起身，亦必挑剔尽妙如此。】道：“ 快央人去龙符宫里报与官人知道，教他早来跟寻！ ”娅嬛急急寻人去龙符宫报徐宁；连央了三四替人，【定忙处极忙极。】都回来说道：“ 金枪

班直随驾内苑去了，【写缓处缓极。】外面都是亲军护御守把，谁人能够入去！【缓处缓极。】直须等他自归。”【缓处缓极。】徐宁娘子并两个娅嬛如“热鏊上蚂蚁，”走头无路，不茶不饭，慌做一团。【写忙处忙极。】

徐宁直到黄昏时候，【写缓处缓极。】方才卸了衣袍服色，著当值的背了，【缓处缓极。】将著金枪，慢慢家来；【缓处缓极。】到得班门口，邻舍说道：【偏写邻舍说，表出家中嚷做一片。】“娘子在家失盗！等候得观察不见回来。”徐宁吃了一惊，【先知失贼，次知失甲，写吃惊都有轻重。】慌忙走到家里。两个娅嬛迎门道：【先是邻舍，次是丫嬛，次是娘子，如画。】“官人五更出去，却被贼入闪将入来，单单只把梁上那个皮匣子盗将去了！”徐宁听罢，只叫那连声的苦，从丹田底下直滚出口角来。【奇语。】娘子道：“这贼正不知几时闪在屋里！....。”【写娘子活是娘子。○邻舍说，丫嬛又说，娘子只应如此矣。】徐宁道：【不答娘子，妙绝。】“别的都不打紧，这副雁翎甲乃是祖宗留传四代之宝，不曾有失！花儿王太尉曾还我三万贯钱，我不曾舍得卖与他。【忽然撰出一段事，妙绝。】恐怕久后军前阵后要用，生怕有些差池，因此拴在梁上。多少人要看我的，我只推没了。今次声张起来，枉惹他人耻笑！【或问失此宝贝，何得不去缉捕？故作此语解之。○不去缉捕，便单等汤隆矣。】今却失去，如之奈何！”徐宁一夜睡不著，思量道：“不知是甚么盗了去？【自问。】.....也是曾知我这副甲的人！.....。”【自答。○自学成才画出失物人家恍恍惚惚，心口问答来。】娘子想道：“敢是夜来灭了灯时，那贼己躲在家里了？【亦自答还自问。○前娘子问，徐宁不答；此徐宁自问自答，娘子不接话头，亦只是自答。活画出失物人家恍恍惚惚，东猜西测来。】必然是有人爱你的，将钱问你买不得，因此使这个高手贼来盗了去。【此一段与花儿太尉一段地。】你可央人慢慢缉访出来，别作商议，且不要‘打草惊蛇。’”【此一段与枉惹耻笑一段以。】徐宁听了，到天明起来，坐在家中纳闷。

早饭时分，只听得有人扣问。当值的出去问了名姓，入来报道：【是失物纳闷人家气色。】“有个延安府汤知寨儿子汤隆，特来拜望。”徐宁听罢，教请进客位里相见。汤隆见了徐宁，纳头拜下，说道：“哥哥一向安乐？”徐宁答道：“闻知舅舅归天去了，一者官身羁绊，二乃路途遥远，不能前来吊问。并不知兄弟信息。一向在何处？今次自何而来？”汤隆道：“言之不尽！自从父亲亡故之后，时乖运蹇，一向流落江湖。今从山东迳来京师探望兄长。”徐宁道：“兄弟少坐。”便叫安排酒食相待。汤隆去包袱内取出两锭蒜条金，重有二十两，送与徐宁，【是钩镰教师聘礼，为之一笑。○有此便见不是为甲报信而来。】说道：“先父临终之日，留下这些东西，教寄与哥哥做遗念。为因无心腹之人，不曾捎来。今次兄弟持地到京师纳还哥哥。”徐宁道：“感承舅舅如此

挂念。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顺处，怎么报答！”汤隆道：“哥哥，休恁地说。先父在日之时，常是想念哥哥这一身武艺，只恨山遥水远，不能
够相见一面，因此留这些物与哥哥做遗念。”徐宁谢了汤隆，交收过了，且安排酒来管待。

汤隆和徐宁饮酒中间，徐宁只是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汤隆起身道：“哥哥，如何尊颜有些不喜？心中必有忧疑不决之事。”徐宁叹口气道：“兄弟不知，一言难尽！夜来家间被盗！”汤隆道：“不知失去了多少物事？”【妙绝，便剔出单单二字来。】徐宁道：“单单只盗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雁翎锁子甲，又唤作‘赛唐猊。’昨夜失了这件东西，以此心不乐。”汤隆道：“哥哥那副甲，兄弟也曾见来，端的无比。先父常常称赞不尽。【说我先人，便剔起彼先人；说我先人犹称赞不尽，便剔起彼先人着实宝惜，盖分明劝之必追矣。】却是放在何处被盗了去？”【若在山泊中并不曾说梁山上也者。】徐宁道：“我把一个皮匣子盛著，拴缚在卧房中梁上；正不知贼人甚么时候入来盗了去。”汤隆问道：“却是甚等样皮匣子盛著？”【若在酒店中并不曾见红羊皮也者。】徐宁道：“是个红羊皮匣子盛著，里面又用香绵裹住。”【忽然在红羊皮里，另又添出一样铺设，妙不可言。】汤隆失惊道：“红羊皮匣子！.....。”【接口说五个[字]一顿顿住，妙绝。】问道：【俗本失问道二字，便令上文红羊皮匣子五字，不得一顿，神色便减多少。】“不是上面有白线刺著绿云头如意，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？”【徐宁在红羊皮匣里添出色泽，汤隆在红羊皮匣外添出色泽，妙文对剔而起，妙不可言。】徐宁道：“兄弟，你那里见来？”汤隆道：“小弟夜来离城四十里在一个村店沽酒吃，见个鲜眼睛黑瘦汉子【一百八人，有正出身便画者；有未出身先画者；有已出身却不画，少间别借一人眼中画出者，奇莫奇于时迁，在四十五回出身，直至此篇方与一画也。】担儿上挑著。我见了，心中也自暗付道：‘这个皮匣子
欲是盛甚么东西的？.....。’【只此三行文字，亦分作三段读，第一段骒红羊皮匣。】临出店时，我问道：‘你这皮匣子作何用？’那汉子应道：‘原是盛甲的，【第二段是盛甲红羊皮匣。】如今胡乱放些衣服。’【第三段是空红羊皮匣，妙绝。】必是这个人了。我见那厮却似闪了腿的，一步步挑著了走。【奇奇妙妙，见必或追着。】何不我们追赶他去？”徐宁道：“若是赶得著时，却不是天赐其便！”汤隆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不要耽搁，便赶去罢。”【不令再计，行兵如脱兔，此之谓也。】【眉批：此第一段望空赶。】

徐宁听了，急急换上麻鞋，带了腰刀，提条朴刀，便和汤隆两个出了东郭门，拽开脚步，迤逦赶来。前面见有白圈壁上酒店里。汤隆道：“我们且吃碗酒了赶，就这里问

一声。”【奇奇妙妙。】汤隆入得门坐下，便问道：“主人家，借问一声，曾有个鲜眼黑瘦汉子挑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么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昨夜晚是有这般一个人挑著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了；一似腿上吃跌了的，一步一攲走。”【此句不曾问，却答出来，文字变动之极。】汤隆道：“哥哥，你听却如何？”【一路汤隆语，段段作踢跳之调。】徐宁听了，做声不得。【是气昏人。】两个连忙还了酒钱，出门便去。前面又见一个客店，壁上有那白圈。汤隆立住了脚，【奇奇妙妙。】说道：“哥哥，兄弟走不动了，和哥哥且就这客店里歇了，明日早去赶。”徐宁道：“我却是官身，倘或点名不到，官司必然见责，如之奈何？”汤隆道：“这个不用兄长忧心，嫂嫂必自推个事故。”当晚又在客店里问时，店小二答道：“昨夜有一个鲜眼黑瘦汉子【此句前在汤隆口中，此在小二口中，文字变动之极。】在我店歇了一夜，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才去了；【前店显说跌肭，此店虚写跌肭，文字变动之极。】口里只问山东路程。”【忽然插出路引，妙绝。】汤隆道：“恁地，可以赶了。”【段段作踢跳之调。】当夜两个歇了，次日起个四更，离了客店，又迤逦赶来。汤隆但见壁上有白粉圈儿，便做买酒买食吃了问路，处处皆说得一般。【省文。】徐宁心中急切要那副甲，只顾跟著汤隆赶了去。【是气昏人。○又好笔力。】

看看天色又晚了，望见前面一所古庙，庙前树下，时迁放著担儿在那里坐地。【奇奇妙妙。】汤隆看见，叫道：“好了！【段段作踢跳之调。】前面树下那个不是哥哥盛甲的红羊皮匣子？”【眉批：此第二段押贼赶。】徐宁见了，抢向前来，一把揪住了时迁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好大胆！如何盗了我这副甲来！”时迁道：“住！住！不要叫！【如此接口，匪夷所思。】是我盗了你这副甲来，【偏不赖，匪夷所思。】你如何却要怎地？”【反问怎地，匪夷所思。○奇奇妙妙。】徐宁喝道：“畜生无礼！倒问我要怎的！”时迁道：“你且看匣子里有甲也无！”汤隆便把匣子打开看时，里面却是空的。【奇奇妙妙。○看他行文何等撇捷，何等洁净，我一生学不到者。】徐宁道：“你这厮把我这副甲那里去了！”时迁道：“你听我说：小人姓张，排行第一，泰安州人氏。本州有个财主要结识老种经略相公，知道你家有这副雁翎锁子甲，不肯货卖，特地使我同一个李三两人来你家偷盗，许俺们一万贯。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来，闪肭了腿，因此走不动，先教李三拿了甲去，只留得空匣在此。你若要奈何我时，便到官司，就拚死我也不招！【一段作对。】若还有肯铙我时，我和你去讨来还你。”【一段作正。】徐宁踌躇了半晌，决断不下。【是气昏人。】汤隆便道：“哥哥，不怕他飞了去！只和他去讨甲！【承他第二段。】若无甲时，须有本处官司告理！”【翻他第一段。】徐宁道：“兄弟也说得是。”三个厮赶著，又投客店里来歇了。徐宁，汤隆监住时迁一处宿歇。【见鬼绝倒。】原来时迁故把些绢帛扎缚了腿，只做闪肭了的。徐宁见他又走不动，因此

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。三个又歇了一夜，次日早起来再行。时迁一路买酒买肉陪告。【一路无事，惟恐寂寞，故特写此一句，便有多少景色可想。若写作徐宁、汤隆买酒肉吃，便无多少景色可想也。】又行了一日。

次日，徐宁在路上心焦起来，不知毕竟有甲也无。正走之间，只见路傍边三四个头口，拽出一辆空车了，背后一个驾车；傍边一个客人，看著汤隆，纳头便拜。【忽然变幻出来，奇奇妙妙。】汤隆问道：“兄弟因何到此？”那人答道：“郑州做了买卖，要回泰安州去。”汤隆道：“最好；【更不说第二句，陡然便合，何等撇捷，何等洁净，我一生学不到。】我三个要搭车子，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。”那人道：“莫说三个上车，再多些也不计较。”汤隆大喜，叫与徐宁相见。徐宁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汤隆答道：“我去年在泰安州烧香，结织得这个兄弟，姓李，【林连切洛。】名荣，【云元切学。】是个有义气的人。”徐宁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这张一又走不动，【闪腿为可赶地，今又为搭车地，妙绝。】都上车子坐地。”【眉批：此第三段上车赶。】只叫车客驾车子行。四个人坐在车子上，【一个贼，一个失主，一个报信人，一个闲人，坐得好笑。】徐宁问道：【赶甲极急，搭车又极闲，东究西审，便如活画。】“张一，你且说我那个财主姓名。”时迁推托再三，说道：“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。”徐宁却问李荣道：【问一个，又问一个，又画出急，又画出闲。】“你那泰安州曾有个郭大官人么？”李荣答道：“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个上户财主，【是出得一万贯人。】专好结识官宦来往，【是要扳老种经略相公人。】门下养著多少闲人。”【是张一李三主人。○只三句，而句句恰当，奇奇妙妙。】徐宁听罢，心中想道：“既有主在，必不碍事。.....。”又见李荣一路上说些枪棒，喝几个曲儿，【不惟引路，亦已明明写出此客人。】不觉又过了一日。

看看到梁山泊只有两程多路，只见李荣叫车客把葫芦去沽些酒来，【是。】买些肉来，就车子上吃三杯。李荣把出一个瓢来先倾一瓢来劝徐宁。徐宁一饮而尽。李荣再叫倾酒，车客假做手脱，把这葫芦酒，都翻在地上。李荣喝叫车客再去沽些，只见徐宁口角流涎，扑地倒在车子上了。李荣是谁？便是铁叫子乐和。【好笔力。○如脱面具。】三个从车上跳将下来，赶著车子，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。众人就把徐宁扛扶下船，都到金沙滩上岸。宋江已有人报知，和众头领下山接著。

徐宁此时麻药已醒，众人又用解药解了。徐宁开眼见了众人，吃了一惊，便问汤隆道：“兄弟，你如何赚我来到这里？”汤隆道：“哥哥听我说：小弟今次闻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杰，因此上在武冈镇拜黑旋风李逵做哥哥，投托大寨入伙。今被呼延灼用‘连

环甲马’冲阵，无计可破，是小弟献此‘钩镰枪法。’——只除是哥哥会使。由此定这条计：使时迁先来偷了你的甲，却教小弟赚哥哥上路；后使乐和假做李荣，过山时，下了蒙汗药，请哥哥上山来坐把交椅。”徐宁道：“却是兄弟送了我也！”宋江执杯向前陪告道：“见今宋江暂居水泊，专待朝廷招安，尽忠竭力报国，非敢贪财好杀，行不仁不义之事。万望观察怜此真情，一同替天行道。”【此数语是宋江所以赚人做强盗者，乃村学究遽许其忠义，何哉？只看他处处用，便可知。】林冲也把盏陪话道：“小弟亦到此间，兄长休要推却。”【缴还林冲，章法。】徐宁道：“汤隆兄弟，你却赚我到此，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，如之奈何！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不妨，观察放心；只在小可身上，早晚便取宝眷到此完聚。”晁盖，吴用，公孙胜都来与徐宁陪话，安排筵席作庆，一面选拣精壮小喽啰，学使钩镰枪法，一面使戴宗和汤隆星夜往东京搬取徐宁老小。

旬日之间，杨林自颍州取到彭圯老小；薛永自东京取到凌老小；李云收买到五车烟火药料回寨。【先吉余文。○中间一篇徐家金甲文字，两头却插出别家别事许多余文，章法奇绝。】更过数日，戴宗、汤隆取到徐宁老小上山。【次结正文。】徐宁见了妻子到来到，吃了一惊，问是如何便到得这里。妻子答道：“自你转背，官司点名不到，我使了些金银首饰，只推道患病在床，因此不来叫唤。忽见汤叔叔著雁翎甲来说道：【仍用甲，奇奇妙妙。】‘甲便夺得来了，哥哥只是于路染病，将次死在客店里，叫嫂嫂和孩儿便来看视。’把我赚上车子，我又不知路迳，迤逦来到这里。”徐宁道：“兄弟，好却好了，只可惜将我这副甲陷在家里了！”汤隆笑道：“好教哥哥欢喜：【余波更作一曲。】打发嫂嫂上车之后，我便翻身去赚了这甲，【甲赚人，人赚甲，一时几转，变动之极。】诱了这个娅嬛，收拾了家中庄有细软，做一担儿挑在这里。”徐宁道：“恁地时，我们不能
够回东京去了！”汤隆道：“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来：【余波之余，再作一曲。】在半路上撞见一伙客人，我把哥哥雁翎甲穿了，【仍用甲，奇奇妙妙。】搽画了脸，说哥哥名姓，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，这早晚，东京己自遍行文书捉拿哥哥。”徐宁道：“兄弟，你也害得我不浅！”晁盖、宋江都来陪话道：“若不是如此，观察如何肯在这里住？”随即拨定房屋与徐宁安顿老小。众头领且商议破连环马军之法。

此时雷横监造钩镰枪已都完备，【与前呼应。○得此一呼一应，便知从前偷甲赚人之时，皆打造钩镰之时也。】宋江、吴用等启请徐宁，教众军健学使钩镰枪法。徐宁道：“小弟今当尽情剖露，训练众军头目，拣选身材长壮之士。”众头领都在聚义厅上看徐宁选军，说那个钩镰枪法。有分教：

三千军马登时破，一个英雄指日降。

毕竟金枪班徐宁怎的教演钩镰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